

故事一百種

轅門斬子

上海大眾書局印行



857.61
119.3
:56



轅門斬子

話說宋眞宗命光州節度使王金節爲南北招討使，李明爲

副使，率領大兵，征伐遼國，直望幽州進發，軍到九龍谷下寨。遼國



楊延昭

則淒風冷雨，夜則河漢皆迷，好不令人害怕。

宋將王金節聽說遼兵在九龍谷附近，擺下一座大陣，卽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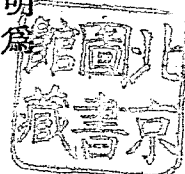
和副使李明數人，登山遙望，果然見戈劍森立，殺氣騰騰，竟不識

得知，蕭后卽命耶律休哥蕭撻懶等率領精兵五十萬，前來抵敵。到了九龍谷相近，當卽吩咐各營擺下天門陣，晝

轅門斬子

一

808387





成陣勢圖局，遣騎兵星夜往汴京奏知。

真宗看畢大驚，遍示文武，亦無一人識得。寇準奏道：『臣視陣圖，內中變化必多；除非三關楊六郎，可識此陣。』帝允奏，即遣使往三關，來召六郎。六郎領旨，對諸將道：『既皇上有旨，應當前

得這陣。當下回來和李明商議，李明道：『各種陣勢，小可頗能辨識，但從沒見過這陣；據小可愚見，不如具表奏聞朝廷，速派能將辨認，方可進攻。』王金節依了李明的話，便命人畫



往。』因令陳林柴敢守寨，親自率領岳勝孟良等統領三軍，離山拔寨，不日到了汴京。六郎將所部屯扎城外。當日隨班朝見眞宗。眞宗道：『近因番人排下一陣，文武皆不能識；卿太原宿將，陣勢素熟，試看此陣爲何？』六郎承旨，接過陣圖細看，奏道：『臣看此陣，必有傳授，須容臣親提兵馬，臨敵境觀看，方明其理。』帝允奏，卽命起行。六郎卽領所部，離了汴京，望九龍谷進發。哨馬報入王全節軍中，全節不勝之喜，與李明等出營迎接，並轡入帳中坐定，二人各敘起居。全節道：『小可北征，不想番家擺下陣勢，甚

是奇絕；今君來此，想有定論。』六郎道：『主上將陣圖與我觀看，小可難明其理；還待出陣細察，看他變化如何？』全節具酒相待，夜靜乃散。

次日，六郎與岳勝、孟良等，披掛齊備，鼓罷三通，鼓噪而進。遼



將韓延壽，亦領兵列於陣前。六郎端坐馬上，高叫道：『北兵休放冷箭，待吾看陣。』延壽認得是楊六郎，自思：『此人乃是將門出身，深識陣法。』遂下令各營，依紅旗指揮，隨時變化。

『番營得令，一聲炮響，陣勢變化。六郎在馬上，注視良久，對諸將道：『陣勢吾曾擺着幾番，未嘗見此變化，道是八門金鎖陣，又多，了六十四門，道是迷魂陣，又有玉皇殿，如此叢雜，如何敢破？只得回軍商議。』岳勝等乃收軍回營。北兵亦不追趕。六郎回軍中，與全節計議道：『這陣果然奇絕，小可亦不能識。』全節道：『君如不識，別人愈難明了！』六郎道：『可請御駕親來，然後計識。』全節乃差人赴京奏知。眞宗遂命寇準監國，呼延贊保駕，八王爲監軍，敕令諸邊帥臣，俱各隨征聽調，車駕離汴京，望幽州進發。

一路行來，九龍谷將近。楊六郎王全節等，皆在五十里外迎接。眞宗卽在正南駐營，諸將朝見畢，帝召六郎入御前，問其陣勢。六郎奏道：『其勢擺得奇異，臣亦參不透，特請聖駕來商議。』眞

宗聞奏，默然無語。呼延贊奏道：『楊令公夫人——就是楊老令婆——素嫺韜略，陛下何不降旨一道，召他前來一看？』真宗准奏，即差騎兵星夜往無佞府召楊令婆。楊令婆得旨，只得與六郎之子楊宗保一同到來。見了真宗以後，和諸將出去看陣，令婆亦不能識。宗保道：『孫兒略識此陣。』令婆道：『你既識此陣，可知此陣何名？』宗保道：『說起此陣，非比等閑，名喚天門陣。陣陣變化，奇幻無窮……』六郎聞知，不覺大喜，便一同回營，安排破陣。忽中軍報道：『轅門外有一道士要見主帥。』六郎好生驚異，傳令入見。只見那道士步入帳內，拜見畢，說道：『貧道姓鐘名漢，人稱鐘道士，近聞遼邦擺下天門陣，特來助一臂之力。』六郎大喜，即令宗保相見。宗保便和鐘道士計議破陣之法，奏知真宗。一面

命呼延贊往太行山，取金頭馬氏，率領所部來御營聽候，差焦贊往無佞府，召取八娘九妹，並柴太郡；岳勝往汾州口外洪都莊，調回大將王貴，着孟良往五台山，召取楊五郎，派遣已定，呼延贊等各領命而行。



却說孟良前往五台山來，見楊五郎說道：『要破天門陣，乞下山相助。』五郎道：『我已一心皈依佛，何苦又來相擾？』孟良道：『此是國家大事，師父可慈悲一行。』五郎道：『如果一定要我前往幫助，必須往穆家寨後門，取得降龍木與我做斧柄，方可成事；不然，去亦無益。』孟良

道：『師父要那降龍木，容小可前往取來就是。』五郎道：『汝去索取此物，我便整備伺候。』良卽辭五郎，徑往穆閣寨來。

且說穆閣寨寨主，是穆羽之女，小名穆金花，別名桂英；生有勇力，箭藝極精。是日出獵，射中一鳥，恰巧被孟良拾去。孟良行未數步，忽有人趕來，向孟良索取；孟良停住腳步，將嘸囉打散。嘸囉報知穆桂英，領衆追至；孟良聞後面人馬之聲，取出利刀，挺身等待。桂英大罵誅不盡狂奴，敢來此處相鬪。孟良更不答話，舞刀來戰。桂英舉鎗迎刺，戰至四十餘合，孟良力怯，退步便走。桂英不趕，與衆人把住路口。孟良進退無計，只得向嘸囉道：『我將射鳥還汝，願你們放我過去。』嘸囉道：『你來錯路頭，誰不知要過穆閣寨的，要留下買路錢；你如沒有買路錢，一年也不得過去。』孟良

自思有事在身，只得脫下金盔，當買路錢。嘍囉報與桂英，桂英令放他去。孟良離却此地，竟回營來；將五郎要斧柄，穆閻寨主難敵，又將金盔當作買路錢，訴了一遍。宗保向六郎道：『孩兒願與孟良同走一遭。』六郎許諾。宗保孟良領兵二千，來到寨外討戰。穆



桂英聽得，全身披掛，領衆鼓噪而出。宗保道：『聽說你們山後有降龍木兩根，乞借左邊一根，與我破陣；事定之日，自當重謝。』桂英笑道：『贏得手中刀，兩根通拏去。』宗保大怒道：『捉了這賤人，我們自往斫取。』兩騎相交，戰上三十餘合，桂英賣個破

綻，拍馬便走。宗保乘勢追趕，桂英回馬，將宗保活捉而去。孟良隨後救應，寨上矢石交下，不能近前。孟良道：『我們勿退，須待思量計策，救出小將軍。』衆軍依言。

桂英捉宗保到了帳中，令嘍囉綁縛。宗保道：『不必用苦刑，要殺便殺。』桂英見其人物秀麗，言詞慷慨，自思若得與我成爲夫婦，不枉人生一世。便密着嘍囉，通知宗保。宗保自思道：『如不應承，死且難免，莫如允許，可圖大計。』便說道：『寨主不殺，且許成婚，敢不從命。』嘍囉回報，桂英大喜，親扶宗保相見，設酒相待，飲至半酣，忽寨外喊聲大震，人報宋兵攻擊。宗保道：『現在寨主可開關，說與部下知道，以安其心。』桂英依言，令嘍囉開關，說知孟良對宗保道：『小將軍在此快活，衆人膽亦驚破了。』宗保以

寨主之意通知孟良。孟良道：『軍情緊急，當即回去。』宗保欲辭

桂英而行。桂英道：『本待留君，既軍事匆忙，只得從命。』宗保徑出寨來，桂英直送至山下。宗保道：『倘遇救應之處，特來相請。』桂英領諾而別。

宗保率領衆人回見六郎道：『孩兒與穆寨主交鋒，悞被穆寨主捉住，蒙彼不殺，又與孩兒訂婚，特來請罪。』六郎大怒道：『我爲了國事，坐臥不安，你敢貪私愛，而悞軍情？喝令推出斬首。』令婆得知，即來救道：『孫兒雖犯軍令，



但目下爲國家大計，還是放了他罷。」六郎遵母所言，權將宗保囚於軍中。

次日，孟良私自往見宗保，宗保道：「我的心事，惟你知道；穆寨主英雄女流，軍中用得此人，必獲大利，汝再往見他，一則求降龍木，二則着他來相助。」孟良領諾，往見桂英，說知本主特來相請，并要求取降龍木之由。桂英道：「你主一去不來，我如何離得此地？速歸回報，如再不來，我便領衆鬪了。」孟良愕然道：「寨主與小將軍既訂佳偶，正宜往會，何出此言？」桂英怒道：「當日我少見識，被你們誘去，今又來饒舌，如果再說，可來和我鬪一百合。」孟良退出，思忖道：「若不用着毒手，如何肯下山。」等到黃昏，孟良密往寨後，放起一把無情火，霎時間烟焰冲天，四下延燒，衆

嘍囉囉齊來救火，被孟良提刀走入桂英寨內，砍了降龍木一根，拿往五台山去了。

却說孟良焚燒穆閣寨，天色漸明，火勢已滅，寨的前後，燒得七殘八倒。穆桂英怒氣填胸，便點嘍囉，欲殺奔宋營，報此仇恨。頭目道：『此必孟良見寨主不肯下山，故行此計；今山寨凋零，不如往助宋君，一則佳配完全，二則立功於朝，何必自傷和氣？』桂英沉吟道：『汝言極是。』即將糧草裝載，扯起穆閣寨金字旗號，領衆徑往宋營中來。騎兵報入帳中，六郎怒道：『深恨此賤人，勾引吾兒，至悞軍事，今日又來誘惑麼？』卽領騎兵五千，出軍前大罵道：『賤人好好退去，萬事皆休，若不收軍，你命卽在頃刻。』桂英怒道：『好意前來幫助，反致凌辱。』遂躍馬舞刀，直取六郎；六郎

舉鎗交戰，桂英佯敗而走。六郎縱馬來追，桂英勒回馬將六郎捉住，解回原寨。忽山坡後旌旗飛揚，一彪僧兵喊出，五郎與孟良來到。孟良拍馬近前，望見六郎，高叫道：『主帥爲何被捉？』桂英問道：『此是誰人？』孟良道：『正是小將軍父親。』桂英驚道：『險些有傷天倫。』急下馬解縛，拜道：『不識大人，萬乞赦宥。』六郎亦令起來相見。楊五郎等，都會一處，回至軍中。六郎令放出宗保，桂英拜見令婆，令婆不勝歡喜。

後來岳勝呼延贊等，調取各處兵馬到來，遂一齊奮勇進攻，打破天門陣，大勝而回。



7.61
9.3
56